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二十編 第五冊

程瑤田《通藝錄》考據學研究

焦紅梅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5冊

程瑤田《通藝錄》考據學研究

焦紅梅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程瑤田《通藝錄》考據學研究／焦紅梅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2+20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第 5 冊)

ISBN 978-986-404-086-5 (精裝)

1. (清) 程瑤田 2. 考據學

011.08

103027397

ISBN-978-986-404-086-5



9 789864 040865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 第五冊

ISBN：978-986-404-086-5

程瑤田《通藝錄》考據學研究

作 者 焦紅梅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二十編 24 冊 (精裝) 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程瑤田《通藝錄》考據學研究

焦紅梅 著

作者簡介

焦紅梅，女，河北邢臺人，1986年生。2011年7月畢業於河北師範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2014年7月畢業於暨南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專業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方向為訓詁學。現為首都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大興南校區教師。

提 要

《通藝錄》是程瑤田畢生著作的匯集，其中所收大多數是考據文章。本書以《通藝錄》為研究對象，在全面、深入研讀其著作的基礎上對程瑤田的考據成就予以總結，以求系統地展示程氏考據學面貌，進而科學客觀地評價其學術地位。

論文主要分為六個部分：第一章介紹程瑤田的生平與著作。第二章分析程氏治考據的思想基礎——實證觀和變通觀。第三章詳述《通藝錄》一書的考據內容，程氏所考涉及制度、地理、名物和詞語，還包括分析句讀和校勘文本。第四章歸納程氏治考據的方法，根據考據內容的不同，分別為詞義考證的方法、名物考證的方法、制度考證的方法、地理考證的方法和文本校勘的方法。第五章概括其考據特色，主要表現為：專注疑難，深入研究；文獻目驗，互為參照；廣徵博引，旁搜曲證；推崇許鄭，反對株守；繪圖製表，直觀明了；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第六章總結程氏考據學的成就與不足，並評價其在考據學史上的地位。



目次

緒論	1
第一節 本課題研究現狀	1
第二節 本課題研究意義	6
第一章 程瑤田的生平與著作	9
第一節 程瑤田的生平	9
第二節 程瑤田的著作	14
第二章 程瑤田考據學思想基礎	31
第一節 實證觀	31
第二節 變通觀	37
第三章 程瑤田《通藝錄》考據內容	41
第一節 考證制度	41
第二節 考證地理	47
第三節 考證名物	49
第四節 考釋詞語	64
第五節 分析句讀	66
第六節 校勘文本	69

第四章 程瑤田《通藝錄》考據方法	75
第一節 詞義考證的方法	75
第二節 名物考證的方法	95
第三節 制度考證的方法	109
第四節 地理考證的方法	127
第五節 文本校勘的方法	129
第五章 程瑤田《通藝錄》考據特色	145
第一節 專注疑難，深入研究	145
第二節 文獻目驗，互為參照	147
第三節 廣徵博引，旁搜曲證	148
第四節 推崇許鄭，反對株守	151
第五節 繪圖製表，直觀明了	153
第六節 實事求是，多聞闕疑	155
第六章 程瑤田考據學總評價	159
第一節 程瑤田考據學的成就與不足	159
第二節 程瑤田在考據學史上的地位	191
參考文獻	195
後 記	199

緒 論

第一節 本課題研究現狀

程瑤田是清代乾嘉時期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治學領域廣泛，於義理、訓詁、象數、名物、制度、天文、地理、曆算、聲律、金石、書法、篆刻等無不探究，所撰《通藝錄》凡二十五種，五十五卷，近百萬言。關於程瑤田的研究，最早散見於一些學術史或思想史研究的著作中。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闡述清代的經史考證之學時論及程氏並予以充分肯定：「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爲絕學……而焦循有《群經宮室圖》，程瑤田有《通藝錄》，貫通諸經焉。」〔註 1〕在其另一部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程氏亦有評價，認爲程氏「純粹是戴東原一派的學風，專做窄而深的研究，所選的題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這個題目的範圍內，務把資料搜齊。類書式的案而不斷，他們是不肯的，但判斷總下得極審慎。所以他們所著雖多屬小篇，但大率都極精銳」。〔註 2〕梁啓超概論程氏治學特點，王國維則高度評價了程瑤田的學術地位，他在《周代金石文韻讀序》一文中指出：「自漢以後，學術之盛，莫過於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經學史學皆足以陵駕前代。然其尤卓絕者，則曰小學。小學之中，如高郵王氏、棲霞郝氏之於訓故，歙縣程氏之於名物，金壇段氏之於說文，皆足以上掩前哲」。〔註 3〕王國維認

〔註 1〕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4頁。

〔註 2〕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三，《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註 3〕 王國維《周代金石文韻讀序》，《觀堂集林》卷八，中華書局，1959年，第394頁。

爲程瑤田的學術成就可與王念孫、段玉裁比肩而立，他們在各自的治學領域皆是領軍人物。在《國學叢刊序》一文中，他對程氏著作《通藝錄》可謂推崇備至：「天道剝復，鐘美本朝，顧閩濬其源，江戴拓其宇，小學之奧啓於金壇，名物之賾理於《通藝》」。^{〔註4〕}錢穆論及程瑤田側重分析其義理思想，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節專論「戴學與程瑤田」，把程瑤田與戴震放在一起，認爲二者論學思想有相近之處，但同時也看到了二者思想之異，並指出稍後的凌廷堪、焦循之論說與程氏相近，因此認爲「欲求東原與里堂、次仲議論思想轉接處，不可不治易疇」。由此可知程氏義理思想獨特的學術地位。

後來學者在相關著作中論及程瑤田時觀點基本一致，都認爲程氏的主要成就在於名物，同時兼顧義理。如張舜徽的《清人文集別錄》中概述了程瑤田之學術，將程瑤田與王念孫並舉，認爲程氏名物之學具有孤深造詣；同時指出程氏無門戶之見，學兼漢宋，治考據亦不廢義理。^{〔註5〕}劉蕙孫《中國文化史稿》第八章第五節第四小節「清代的考據之學」對程瑤田作了簡短介紹，認爲程氏「繼承並發展了江永的名物度數之學，不爲前古注疏家所局限，旁徵博引，證以實物……特別是《考工創物小記》，於『鳧氏爲鐘』、『桃氏爲劍』等編於鐘、劍，每一部位名稱，均考得詳詳細細。現在凡是研究古器物學的，尙要以此書爲根據」；同時談到了程氏的性理思想「是已經認識到存在先於意識了」。^{〔註6〕}黃愛平《樸學與清代社會》第二章第三節「戴震與皖派學者：樸學的高峰」中把程瑤田作爲皖派學者之一來介紹，認爲程氏治學「尤精禮制、名物以及地理」，考證「均援據經文，反覆詳究，必得其解而後已」。關於程氏的義理思想，認爲「表現出一定的樸素唯物主義的色彩」。^{〔註7〕}洪湛侯《徽派樸學》論述徽派學者及著作時評價了程瑤田及其《通藝錄》，認爲程氏的研究體現了義理、考據、辭章並重的特點，並且非常有代表性。作者總結了程氏治學的四個特點：「考證名物大都精當；研究轉語多有發明；閱讀傳注，時有訂正；雖重考證，不廢義理」。^{〔註8〕}以上是著作中涉及到的關於程瑤田的論述，基本上都是總論性的介紹與評價。此外，有兩

〔註4〕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第四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17頁。

〔註5〕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七，中華書局，1963年。

〔註6〕 劉蕙孫《中國文化史稿》，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第562頁。

〔註7〕 黃愛平《樸學與清代社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6~67頁。

〔註8〕 洪湛侯《徽派樸學》，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4~98頁。

篇研究論文亦屬此類。一是程觀林（1988）《程瑤田及其〈通藝錄〉探略》，二是吳孟復《博學宏儒程瑤田》，兩篇論文都是關於程瑤田的整體研究，但側重點有所不同。前者對程氏的生平、學風、學德、治學方法、研究內容等作了簡略的介紹，目的在於引起學術界對程瑤田學術的重視；後者結合乾嘉學術背景，更為深入地分析和評價了程瑤田。吳孟復認為博學宏儒首數程氏，因其「合考據與詞章，以經學為理學」，真正做到了「義理、考據、詞章不可偏廢」。他指出程氏卓越之處在於二事：一是訓詁上「轉語」之發現；二是由訓詁入哲理，且發明唯物之思想。此外也注意到了程氏「兼經師與人師，有教無類，誨人不倦」。^{〔註9〕}

現今尚無專著就程氏作專門研究。對程瑤田研究的論文，多是就其研究的某一方面進行闡述，而且數量不多。下面按研究內容分類綜述。

一、關於程瑤田的漢學成就與治學特點的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目前所知有三篇論文：程觀林（1994）《程瑤田的科研課題和治學特點——兼論如何對待徽州文化研究》，莊華峰（2000）《程瑤田的漢學成就與治學精神》，朱昌榮（2011）《程瑤田樸學成就探析》。這三篇論文均認為程氏的漢學成就主要在名物考證與詞源研究兩個方面，其治學特點主要表現為：質疑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多樣的研究方法等。此外，姚淦銘（1994）《論王國維對程瑤田學術的承繼》雖然以王國維為切入點，但同時也總結了程瑤田的治學特點。

二、關於程瑤田生平與著述的研究

關於程瑤田生平的研究，有羅繼祖先生的《程易疇先生年譜》和朱芳圃先生的《程瑤田年譜初稿》。羅繼祖先生於1931年開始編輯程瑤田年譜，於1936年將之刊入《願學齋叢刊》中。該年譜現作為附錄收入安徽古籍叢書《程瑤田全集》中。是譜以程瑤田一生的學術建樹為主體，記載了其家世、交遊、行止及學術活動等，總體而言記述較為簡單；然作為第一部程瑤田年譜，其開創之功，不可磨滅。朱芳圃先生於1943年撰《程瑤田年譜初稿》，載於當時的河南大學《學術叢刊》第一期，可惜該年譜現已無處覓得。

〔註9〕 吳孟復《博學宏儒程瑤田》，《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

關於《通藝錄》佚稿的研究，有龍松（1996）《程瑤田〈蓮飲集〉的發現》和諸偉奇（2008）《程瑤田佚稿考述》兩篇。龍松係張尙穩的筆名，他在整理安徽省博物館文獻資料時發現了《蓮飲集》，於是撰文介紹該詩集的版本形態及內容。之後，安徽省古籍辦公室的諸偉奇對程瑤田的佚稿——《周禮札記》、《蓮飲集》及九篇佚文，就佚稿的內容、價值和版本形態、流傳狀況作了綜合考述。

此外，黃淑美（1993）《〈九穀考〉撰期初探》就程瑤田《九穀考》一文的成書年代作了考證。認為《九穀考》完成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乾隆五十年（1785）間，從而否定了羅繼祖先生的撰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之說。

三、關於程瑤田義理思想的研究

冠於《通藝錄》之首的《論學小記》及緊隨其後的《論學外篇》集中體現了程瑤田的義理學思想，也足見義理在程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對程氏義理思想的關注，錢穆啓其端，認為程氏的義理思想有承前啓後之地位，前文已論述之。後之學者，研究程氏義理學基本上沿襲了錢穆的看法。目前為止，相關研究成果不多。

大陸方面，較早的有陳冠明（1996）《論程瑤田的理學思想》一文，文章對程瑤田的性善說、氣質、命、情、意、心等思想作了概述，認為程氏理學有其一套系統的理論，對宋明理學既有繼承亦有發明，而且在當代有一定的影響。張壽安（2001）《程瑤田的義理學——從理則到物則》詳論程瑤田的義理態度、性善說以及物則理論，旨在闡明程氏在徽州義理學發展中的關鍵地位。單智偉（2011）《考據學風下程瑤田的義理學》對程瑤田的人性論和認識論作了闡述，亦提出了程氏義理思想的學術地位問題。蘭敏（2011）《程瑤田義理思想研究》認識到了以前研究之不足，即過多地注重程瑤田義理思想的過渡作用，而忽略了對他思想本身的研究。文章認為程氏在批判宋明理學的基礎之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心」和「情」的核心義理思想及「內外兼修」的修養功夫。以上研究都毫不例外地將程瑤田與戴震的理學思想作比較。

臺灣方面，相關研究有：鮑國順《程瑤田讓教思想述要》（1991），《程瑤

田誠意說疏釋》(1993)，《程瑤田的心性論》(1994)；李金鶯(1997)《程瑤田及其義理思想研究》。這些論文祇知其目，具體內容無從查看。

四、關於程瑤田訓詁成就的研究

學界對程瑤田訓詁學成就的研究一般局限於《果蠃轉語記》，探討其轉語理論。較早的研究是殷孟倫先生的《〈果蠃轉語記〉疏證》，載於1943年的《四川大學文學集刊》，疏證前的敘說又單獨成文載於1949年的《學原》第9期。殷孟倫先生首論《果蠃轉語記》一文的發現及流傳情況，繼而從語義和聲韻兩個角度具體分析諸同源詞，最後就《果蠃》全文一一疏證。之後有房建昌(1983)《程瑤田與〈果蠃轉語記〉》，林開甲(1990)《讀〈果蠃轉語記〉》，劉茜(2011)《〈果蠃轉語記〉研究》。對《果蠃轉語記》的研究一般是從兩個層面展開，一是學術史層面，一是學術層面。學術史層面，主要介紹程氏《果蠃轉語記》的內容、理論和方法，以及學術貢獻和不足。學術層面，對程瑤田繫聯的諸多同源詞從語音或語義角度分類整理，或探討詞與詞之間各種各樣的關係。

此外，張煦侯(1980)《程瑤田的訓詁學》以《九穀考》為例分析程氏的訓詁方法及音義觀，並希望學界「多多發掘這位學者在訓詁學上的貢獻」。王玉麟(1996)《程瑤田本草名物訓詁淺論》專門就程瑤田考證本草名物的方法作了討論，主要有三點：「目驗實物，察考方俗」、「辨析源流，旁搜曲證」、「慎言語轉，注重取證」。

五、關於程瑤田其他學科成就的研究

程瑤田《通藝錄》所涉領域極廣，名物、禮制、天文、地理、植物、動物、聲律、金石、書法等無所不包，因此許多學科對程瑤田都有所研究，如考古學，有翟屯建(1986)的《程瑤田與金石考古》；歷史地理學有楊向奎(1989)的《讀程瑤田的〈禹貢三江考〉》；農史學，有張亮(1993)的《程瑤田為什麼說稷是高粱——讀〈九穀考〉筆記》；禮學，有李金鶯(2002)的《程瑤田禮學研究》，張秀玲(2005)的《程瑤田〈儀禮喪服文足徵記〉研究》，此外還有一篇對程瑤田研究作補正的論文，即商承祚(1938)的《程瑤田桃氏爲劍考補正》(此文載於耿素麗、胡月平(2009)選編的《三禮研究》第1冊)；書法，有朱樂朋(2011)的《程瑤田與書法》；等等。

下面，我們說一說至今有關程氏研究存在的問題：

一、總體而言，學界對程瑤田的研究還較薄弱。程氏的學術成就與其所獲得的關注是不平衡的。程瑤田學兼漢宋，博雅宏通，義理、考據、辭章並重。他的義理學思想在乾嘉理學史上有繼往開來之功，其考據之學足以上掩前哲，其學人之詩亦頗得時人稱讚。然而這些成就長期以來並沒有得到學界充分的重視。

二、程瑤田最大的成就在考據學。王國維對其考據之學推崇備至，認為程瑤田與段玉裁、王念孫同為乾嘉樸學鉅子。然治段、王之學者眾，治程學者屈指可數，到目前為止尚無對程瑤田考據學的專門研究。程瑤田的考據學淵源、學術背景，具體的考據方法、成就、不足，對後世的影響及其學術地位都有待深入研究。

三、現有研究成果，或是對程瑤田作概論式的評價，或是作舉例性質的論述，失之於泛泛而論。微觀上缺乏通體研究，宏觀上理論總結不足。這就要求我們深入研讀其著作，全面分析其內容，從中提煉出精華並上昇到理論高度，進而科學客觀地評價其學術成就與地位。

有鑒於此，本書結合乾嘉時期社會學術背景，在全面、深入研讀其著作的基礎上試圖對程瑤田的考據成就予以總結，以求系統地展示程氏考據學面貌，進而科學客觀地評價其學術地位。

第二節 本課題研究意義

本課題的研究意義主要有五：

一、對程瑤田考據學進行研究可以填補程瑤田研究的空白

程瑤田是清代學術名家，他一生著述不輟，治學領域寬廣，成果豐富。然而關於程瑤田的研究總體而言還較薄弱，迄今為止，相關研究論文僅有十餘篇，研究專著則付之闕如。就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關注點主要在其治學特點、生平與著述、義理學思想、訓詁成就和其他學科成就這五個方面，還沒有專門從考據學角度進行研究的文章，然程氏成就最顯者乃是其考據學。本書從考據學視角進行探討可以填補程瑤田研究的空白。

二、對程瑤田考據學進行研究可以為乾嘉考據學研究增添基礎性研究成果

乾嘉年間是考據學的全盛時期，因此乾嘉考據學一直為學者們所重視，

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目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乾嘉考據學的成因、學術流派、史學成就以及與之相關的漢宋之爭等這幾個方面。學者們在這一領域取得了許多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比較明顯的問題是重複研究多，理論創新少，基礎研究不紮實。多數文章祇是因循前人的思路泛泛而論，並沒有對乾嘉學者的著述進行細緻的研讀和精微的考察。本書以程瑤田一人為研究對象，全面深入研讀其著作，從具體的材料出發，用實證的方法，探討其考據學成就，可以為乾嘉考據學研究增添基礎性的研究成果。

三、對程瑤田考據學進行研究可以為考據學方法論體系的完善提供參考

梁啟超云：「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

〔註 10〕正因為乾嘉學者已掌握科學而嚴密的考據方法，所以這一時期的考據學達到了全盛，因此對乾嘉學者的考據方法進行全面系統地總結與歸納具有重要的意義。程瑤田作為乾嘉考據大師之一，對他的考據學進行研究可以為考據學方法論體系的完善提供參考，同時有利於學術的傳承，亦大有裨益於今天的考證工作。

四、對程瑤田考據學進行研究可以為訓詁學理論建設提供有價值的觀點和補充豐富的素材

訓詁學發展到清代達到了鼎盛，清代學者對訓詁之學有了更多的理性認識，他們的研究已有了相當的理論高度，同時還將訓詁學理論運用到名物典制的考證之中，從而也推動了考據之學的科學化。程瑤田重視小學，認為「夫讀書之難，難在識字，弗知其字，弗通其義也」，並以小學為考證之工具。程氏雖然沒有系統地闡釋訓詁理論，但在考證過程中時有訓詁精義闡發，比如關於事物命名的觀點、對因聲求義方法的認識等，這些觀點正是其進行考證的理論基礎。本書從程瑤田大量考證之中提煉出其關於訓詁的一些認識，可以為訓詁學理論建設提供有價值的觀點和補充豐富的材料。

五、對程瑤田考據學進行研究可以為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提供參考

在清代學術史上，考據學絕對是濃墨重彩的一筆，而程瑤田的考據學就處在這一筆的醒目位置，在清代學術史上應該有其一席之地。然而歷來的學術史著作要麼完全忽略，要麼把程氏放在附屬的位置，簡而言之。程瑤田師承江永，友於戴震，與王念孫、段玉裁亦多學術往來。程氏學術影響及於焦循、凌廷堪乃至王國維，不論其考據之學還是其義理之學在清代學術史上都

〔註 10〕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頁。

有承上啓下之作用。本書系統研究程瑤田的考據學，可以為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參考。

第一章 程瑤田的生平與著作

第一節 程瑤田的生平

程瑤田字易田，號茸荷、茸翁、茸郎，亦稱讓泉過客。年五十，別字伯易；年六十，改字易疇。晚年以讓名堂，因稱讓堂老人，又稱壽丈人、寶蘊道人。生於雍正三年（1725），卒於嘉慶十九年（1814），享年九十。乾嘉時期皖派代表人物之一。

程瑤田籍徽州府歙縣。徽州乃「程朱闕里」、文獻之邦，是儒風獨茂之區，風俗醇厚，英賢輩出，堪稱「東南鄒魯」。同時徽州又以商賈之鄉而享譽九州，業儒和服賈是徽州人從事的兩項主要事業。據許承堯《歙事閒譚》載：「歙之業齷於淮南北者，多縉紳巨族。其以急公議敘入仕者固多，而讀書登第，入詞垣擠廡仕者，更未易僕數，且名賢才士往往出於其間，則固商而兼士矣……斯其人文之盛，非若列肆居奇肩擔背負者能同日語也。」〔註1〕程瑤田先世自明初以來，聚族居於歙縣西南之荷花池。程家世代經營鹽業，父祖皆樂善好施、奉身節儉、寬以待人。祖父程正印，字仲章，「好行善事，施棺槨數十年」〔註2〕，「故死之日，無論識與不識，咸稱道不置云」〔註3〕。父程兆龍，字友夔，「居恒好購良方，製藥施人，喪不能斂、鰥不能婚者，助之，至再三不倦」〔註4〕。地域文化的薰陶以及家族先輩的濡染造就了程

〔註1〕 許承堯《歙事閒譚》卷十八《歙風俗禮教考》，第603頁。

〔註2〕 許承堯《歙縣志》卷十六《雜記·拾遺》，第13頁。

〔註3〕 程瑤田《修辭餘鈔》，《程瑤田全集》第三冊，黃山書社，2008年，第347～348頁。

〔註4〕 許承堯《歙縣志》卷九《人物志·義行》，第61頁。

瑤田敦厚之品性，使其道德與文章同為後世推重。程氏生於文公之鄉，故對朱子相當敬重；長於禮讓之家，故最重禮讓，一生奉行，死而後已。

程瑤田生活的乾嘉時期，政局穩定，經濟繁榮，安定的社會環境極大地促進了文化與學術的繁盛。考據是這一時期的標籤。考據學在乾嘉時期的興盛，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學術自身的嬗變規律。兩千年來學者們治理儒學的方式不外乎兩種——考據和義理。宋明時期理學是顯學，宋至明初獨尊朱學，明代中葉王陽明心學成為學術中堅。然而明末以後，理學盛極而衰，理學清算運動悄然而起。明末清初的學者們認識到了理學的空疏誤國，繼而尋找到了新的治學路徑——回歸傳統，復興經學。於是實事求是、學宗漢儒的風氣逐漸形成，到乾嘉時期漢學成為正宗。二是外在的社會政治因素。清代文化政策的轉變為考據學的興盛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就理學與經學的關係，清聖祖主張融理學於經學，所以清聖祖既說：「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註5〕又說：「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註6〕高宗即位後，更是提倡務實，號召學者「篤志研經，敦崇實學」。在文化政策上表現為科舉取士標準的轉變——由專意性理詞章到重視經術。乾隆三十八年開館修《四庫全書》，當時的考據學家匯集四庫館，從而將考據學推向了全盛。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程瑤田的篤志治經可以說是時代所趨。

程瑤田雖生活在漢學大盛、理學衰退的時期，但他治學不廢義理，考據、義理乃至詞章並重，因此吳孟復稱其為「博學宏儒」，且認為是首屈一指。程瑤田以考據名家，戴震自謂向遜其精密；其義理之學，焦循、凌廷堪多有繼承。程氏少時即以詩文名於新安，劉大櫟評其詩曰：「五言得力於淵明，最為高妙；七言從古樂府來；律詩取徑宋人；絕句逼真江西宗派，尤近涪翁矣。」〔註7〕而程氏之博學尚不止於此三端。程瑤田工書，清人李斗云：「尤精鐵筆、書法，步武晉唐，皆為其學問所掩，以是世無知者。」〔註8〕能篆刻，汪啓淑索程氏所刻章，編入《飛鴻堂印譜》，但因「不欲擅場，故人無

〔註5〕《清聖祖實錄》卷249，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丁巳條。轉引自《乾嘉學派研究》15頁。

〔註6〕《清聖祖實錄》卷258，康熙五十三年四月乙亥條。轉引自《乾嘉學派研究》15頁。

〔註7〕程瑤田《蓮飲集·諸家評論》，《程瑤田全集》第四冊，黃山書社，2008年，第148頁。

〔註8〕馬宗霍《書林藻鑿》，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20頁。